就这样写来写去

李骏

最早的写作是在公共区,因为多年过着的一直都是集体生活。读初中、上高中,总是偷偷地写,因为发表不了,怕人讥讽。况且那时写的东西都是真实的记录,又怕人看到。因此,写作都是压在书上面,仿佛在做作业。

及至当了兵,先是战士,都是睡通铺,没有自己的领地,写作都是在共同空间进行。有时就是坐在方凳上写,纸就搁在腿上。后来当了连里的通讯员,才有了自己的一方小屋,但工作很忙,加之为了考军校,有空就得复习,写作的时间就少了。特别是有一年冬天,彻底绝望了。那年,我把自己所写的东西东挑西拣,并利用整个冬天,工工整整地抄写后,又恭恭敬敬地寄给一个有名的编辑,他却一直没有回音。于是,我便下决心考军校。幸运的是,虽是文科生,却考上了理工院校,成绩还靠前,这让我始料不及。及至真的上了军校,12名战友住在一间屋子,连张桌子都没有。刚去时由于是学指挥,训练极苦,没有时间写作。到了第二个学期,开始上文化课,便找了一块小板子,只要有时间便坐在小马扎上,伏在床铺上写。每次写作时,身旁总是有人打牌、有人聊天,但这丝毫不影响思维。每到集体活动或上课时,我便把小木板藏在叠好的军被中。

随着文章渐渐发表,写作的劲头更大了。那时条件不好,放假回去都必须把来回的路费挣出来,别的办法没有,只好靠文字。好不容易熬到毕业,忽然被宣布留校了,时间与空间都有了拓展。开头说是留在机关写材料,不知为什么一个暑期回来,又说放到基层去了。到基层报到后,与同时留校任教的战友每两个人一间屋,一人一张桌子,从此便有了写作空间。但那时大家刚毕业,喜欢串门聊天,有时不聊也觉得不礼貌,便一边写,一边与他们聊,往往聊着聊着,文章也写完了,让他们很诧异。特别是有一段时间,当稿费单雪片一样飞来时,同事们便很羡慕。留校工作后,同事们纷纷跑出去谈恋爱,每到下班后,整个楼道里有时就剩下我一人,在空荡荡的环境中充实又寂寞。那时写作还是手工方式,再长的文章都是用笔写的,写一遍、改一遍、抄一遍再投稿,挺费工夫。不久,便被借调到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帮助工作,在领导那台古老的386电脑上,学会了王码五笔,从此便具有了现代化写作方式。它的好处,不仅改起来方便,而且打印起来快捷。经朋友介绍,交定金赊了一台比较原始的笔记本电脑,等回到原单位,还从北京拉回了一整车的书,一下子感觉自己富有了。

再后几年,由于帮助后来的单位写了一本院士传记,有幸被调入北京。来京的第一晚,写了一篇文章《我在北京有张床》,发表在《北京晚报》。事实上,此时的工作便是天天加班写材料,人家就是调我来写材料的,为了谋生,没法。只好先放下写作计划,没完没了地写各种材料。与此同时,只要有闲暇我还是偷偷摸摸地写。我觉得自己来京,毫无根基,随时有被淘汰的危险。而写作,似乎是世界唯一不需要关系的职业。我的单位并不欢迎写作者,好在平时工作干得不错,与领导、同事之间处得不错,因此业余发表点东西,领导并不反对,同事们也不眼红。那时,也是和写材料的一位同事同住在一间单身宿舍。宿舍虽小,却也是空间,而同事要么在办公室加班,要么跑出去喝酒,所以我就有了写作空间,好多小说,包括长篇,就是在那间宿舍里写的。等到结婚,单位也没有分房子,只好请同事到别处寻住。等分到房子,三家合住一套团职房,我只占据其中一间,很快又有了孩子,屋子里都是人。空间虽小,我还是买了一张电脑桌和一排书柜,挤在空间里。下班回来,等媳妇、孩子睡了,我就开始写作。即使有键盘的声音,媳妇和儿子慢慢也都习惯了。再往后,中间有一家搬出去了,我便有了两间房。我专门买了一个大书桌,放在其中的小间里,又可以伏在桌上写了。儿子有时也伏在上面写作业。又几年,另一家分了新房也搬走了,我便独有了这套房子。

领导考虑到我平时总是加班加点写材料,办公室来来去去的人多,必须有一个安静的空间,便都让我住了。我用其中一间,专门作了书房,开始有了那么点家的意思了。但不知为什么,房子虽然住大了,写作的效率却慢慢降低了。坐在书桌前,有些心神不定,有时想这想那,晃晃悠悠的,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,懊悔的心情占了多半。再后来,又几次被总部机关借去帮助工作,还是多半写材料,显得更忙。经常加班到三更半夜回来,遇上一些约稿要写,精力也不够。而此时,办公室也可以写,家里也可以写,但往往就是写不出来,或者写出来了也觉得没有原来写得好。原来是随便一写就能获奖和转载。我心里有些暗急,可急也没用。电脑不会自动跳出文字来,文字也不会自己跑到纸上。于是,自己压迫自己,一天必须至少写一千字。有一段时间,这个决心坚持得很好,又是工作之余见缝插针,作品如井喷般出来。但随着生活的际遇与人生的遭遇等等变故,这个好习惯最终还是没有保留下来。虽然总在写,但写作的态度与心情,真的发生了改变。

进入新时代,终于住上了属于自己的经济适用房,装修时便打了个小算盘,决定把其中的一个小间改掉,一小半给了厨房,一多半给了另外一间卧室,来作为大书房。为此,我弟弟还专门请人打了一排书柜,摆在房子里,书籍层层叠叠,看上去像个小图书馆。我媳妇当时也真舍得,给我买了一张很贵的书桌放在书架前,让我心疼了半天。看上去,整个书房有些高大上了,但奇怪的是,一坐在空旷的书房里,我的脑子却常常走神,思维常常停滞,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,写出的东西越来越少,而且质量也不是自己满意的。过去无论是在旅馆,还是在集体宿舍,随便一写就能获奖,可书房大了,写的东西似乎也掺水了。

我就有些奇怪:怎么条件越来越好,写作的激情反而越来越小了呢?

我不懂,问了几个作家。他们也有同感,都觉得在狭小的空间里,文如泉涌,灵感阵阵袭来,可一旦搬到了大房间,经常才思枯竭,绞尽脑汁也无从下笔。记得搬新家时,一位始终待我如亲人的老领导,还专门赠给我一台特别大的台式苹果电脑,用起来特别方便。他希望我能在业余时间写出好作品,我也这样希望。本想从此有了用武之地,有枪有炮,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了。没想到,随着时日逝去,写的东西却越来越少。这其中,固然有工作的原因、身体的因素,但主观上的懒惰与思想上的贫乏是主要的。特别是儿子慢慢长大,一会儿面临中考,一会儿又面临高考,逐渐把书房占去了。原来书房中的两张桌子,一人一张,但他就说我敲电脑影响他的学习。没法,他的学业为大,我只好把偌大的江山拱手与人。即使有了感觉,自己便跑到餐桌上去写。但在吃饭的桌子上写东西,总是感觉状态不佳。这样过了好几年,虽然每年发表一定数量,但反响不大,进步不大。直到儿子上了大学,媳妇看到他原来学习与坐过的地方,不是地板磨白了,就是后座的墙壁坑坑洼洼的。她说要重新把房子整理一下,将木地板重铺,白墙换上墙布。我觉得浪费,一直没有同意。她说等儿子大一下学期回学校上课后就开始装修。可没想到,一场疫情持续三年,让孩子从高二到大一,几乎全是网课。我笑称,这几乎成了函授大学。此时,我的书房几乎天天被儿子占领,即使明知道他有时不是在学习而是在玩游戏,也没有好办法可以控制,只好一边生闷气,一边作罢。到了暑假,媳妇下决心要把部分空间重装一下,一定要让我把书房腾出来。我很生气,我说我这辈子就一点书还有价值,将来老了也就是看书、评书与写书,坚决不能搬。媳妇许诺说,把大书房腾出来,是给儿子当卧室兼书房,而把儿子原来睡觉的那间小屋子给我做书房,这样可以一举两得,提高空间的利用率。一想到自己会有一个独立的空间,我便同意了。利用两个周末,费尽心力地把书柜与书全部搬到了地库,累得人都散架了。这样,地库倒成了书库。媳妇折腾了一个暑假,终于完成了局部改造,我说再打个书柜放在我的小屋子里,从地上到墙顶。

想来这些年利用业余时间,在省以上杂志报纸,发表了400多万字作品,加上今年要出版的书,刚好满20部。媳妇说,那么多书再搬上来也放不下。我说其他的书仍然放在地库,只把我发表的作品和出版的书搬上来。但最终,媳妇嫌书柜做工粗糙,没看上。于是,她又跑到市场,给我重新买了一个小书柜,摆在小书房里。我把自己写的书和多年来所能搜罗到的关于红安的书搁在上面,看上去还像那么回事,而发表的作品样刊样报太多,小书房放不下,还是在地库里放着。此时,由于儿子还没有开学,白天上网课,晚上也说要学习,让我还是没有地方学习和写作,我只好像媳妇一样,不加翊时一回到家要么看书、要么刷抖音混时光。直到今天,终于等到儿子大二开学,我非常高兴,一大早就把看着不顺眼的他送到学校。晚上下班回来,连忙把小书房重新进行收拾整理,看着干净整洁的书房和宽敞明亮的书桌,心里别提多高兴了。从军32年,终于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看书与写作之地,这能不高兴吗?这不,一高兴便在小书房里写下了今天的这篇文章。这是我在小书房里写的第一篇文章,它标志着我全新的读书与写作生活的梦想,开始在今夜启航。

处罚(外二篇)

董恒波

我班的语文老师叫方才,特有才。他课讲得好,特别是讲作文,生动活泼有趣,大家特爱听,听得激情澎湃,写得热火朝天。嘿,保不准我们这个班以后能出大作家呢。但,不全是这样,陶涛对作文就没有感觉,他是淘气包,特爱玩儿,你让他坐下来写作文,用绳子捆起来恐怕也难。

下午自习课,方老师让大家写作文,题目是《夏天的故事》,同学们一个个都在奋笔疾书,教室里只听到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,如春蚕吐丝诗意盎然。可陶涛呢,竟然溜出了一楼教室,跑到窗外的花园里去逮蝴蝶玩儿了。就在陶涛刚把一只蝴蝶逮在手里的时候,他被方老师逮住了,抓了个"现行"。

方老师薅着陶涛的衣领子,把他带回了教室,让他站在讲桌前。同学们仰着脸瞅着陶涛,表情惊讶;陶涛俯下身瞅着大家,嬉皮笑脸。他不时地低下头,看看用双手捂着的花蝴蝶,他是从手指缝里看的,捂紧了,怕捂死了;松了,又怕飞了。这真是一个技术活儿呀,有难度。

方老师批评说:"陶涛,你严肃点,上自习课,大家都在教室里写作文,你怎么能到外面的花园里逮蝴蝶玩儿!"陶涛嘟囔着:"我不会写作文,我的夏天没有故事。"他的眼睛还盯在蝴蝶上。方老师接着说:"昨天,我和你父母电话里沟通过你的学习情况,他们让我严厉地管教你!"听说方老师找家长了,陶涛一下子变严肃了,他把目光从蝴蝶转向了方老师:"有事说事,跟我直说,干嘛非要找厂家投诉呀!"

你听听,陶涛这句话,同学们思索片刻,竟然一下子都笑了起来。连方老师也连连点头:"嗯,产品有问题,投诉厂家?你这淘小子比我有才呀。我今天不投诉,我要处罚你!"

方老师处罚陶涛的三项措施出台了:1.你不是抓蝴蝶吗?你要给我说清楚,蝴蝶的种类有多少?被你捕获的这个俘虏是属于哪一类?2.蝴蝶的外貌体征、翅膀作用等,要做详细的说明。3.你是怎么抓到这只蝴蝶的?要细节。打算怎么处理这只蝴蝶?说理由。

最后,方老师再次强调:"给你两天时间准备,还是在这个时间、地点,你要向全班同学来讲。我严肃地告诉你,如果你完不成任务,我就不投诉了,直接退货,让你的家长处理你!"方老师说完,并不理睬陶涛,猛一推门,扬长而去。

接下来的两天,陶涛紧张得如旋转的陀螺,忙得废寝忘食,马不停蹄。蝴蝶的种类、习性、演变过程……去图书馆、找生物老师、上电脑百度、看图片、寻历史、查资料、记笔记,陶涛恨不得一天变25小时。

——蝴蝶,属于节肢动物门,昆虫纲,鳞翅目,全世界大约有14000多种,主要分布在美洲,尤其在亚马孙河流域品种最多,而中国有1200种。

放学回家,陶涛忘了吃饭,又找一个放大镜细细地观察着蝴蝶。哇!它身上的鳞片不仅能使蝴蝶艳丽无比,还像是蝴蝶的一件雨衣。陶涛在本子上记下:"因为蝴蝶翅膀的鳞片里含有丰富的脂肪,能把蝴蝶保护起来,所以即使下小雨时,蝴蝶也能飞行。"陶涛把这个蝴蝶制成了标本,待有时间再细致观察和研究。

两天转眼就到。陶涛站在了讲台上,举着那个制成标本的蝴蝶讲着。他起初略有紧张,很快便口若悬河,讲得津津有味。不知什么时候,校长带着区教研室的一位老师,早坐在了教室的后面,他们也没有和方老师打招呼,纯属突然袭击。教研室的老师和校长小声议论着:"这种口述作文的方式很好呀,这个学生,把讲稿稍加整理,就是一篇好作文嘛!"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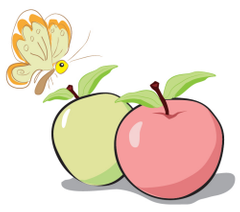
坐在旁边的方老师并不吱声,只是意味深长地笑了。

第五个苹果

一周前,方老师给同学布置作业。老师问:"你们喜欢苹果吗?"当然了!同学们一起喊着:"喜欢——"嗓门最大的是潘亮,他从座位上站了起来,还从书包里掏出一个红红的大苹果,举过头顶,朝老师晃着。

这个作业很特别,更有趣:方老师让大家以"苹果"为话题,去搞一个调查,调查父母或身边熟悉的人,收集一个与苹果有关的故事,如能联系到自己,那是最好了。方老师还进一步启发同学,要尽量把视野放开,甚至放到国外去,可以从历史、社会等方方面面寻找有关苹果的话题。方老师说,这次作业不一定都要用笔写到作业本上,检查的方法是开一次班会,让大家来讲故事。只要与苹果有关系的故事,同学们都可以来讲,可以自由发挥,看一看谁能把苹果的故事讲得生动感人。

一周时间很快过去了。关于苹果的班会开始了。如今的小学生真是聪明又活跃,他们的"视野"可是够开阔的了,一个个七嘴八舌地说了一大堆和苹果有关的故事。方老师笑着听了发言后,先是表扬了同学们,夸奖大家就苹果的话题,进行了详细认真的调查。



然后,方老师把同学们的发言进行了评说和分析:

"同学们关于苹果的作业,完成得都很不错,有重复的不要紧,我归纳一下,大体上有四个苹果的故事。是哪四个呢,谁能总结一下?"

"我来,我来!"同学们纷纷举手,可是嗓门大的潘亮却沉默着。

"我来说第一个苹果!"张小颖站了起来,她说的是在300多年前的英国,有一个苹果从树上落了下来,砸到了一个叫牛顿的科学家的头上。这个苹果太重要了,它让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。张小颖补充说,她要感谢爸爸,是老爸告诉她的这个故事。

"我来讲第二个苹果吧!"王明明更有意思,他走到讲台前,用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一个苹果,是一个带着豁口的苹果,像是被谁咬掉了一边。"大家看到了吧,这是一个叫乔布斯发明的苹果,世界著名。我们的许多电脑、手机都是苹果牌的。乔布斯的这个苹果,对世界科学带来了无比巨大的进步。虽然他已经死去了,我们仍然要怀念他、感谢他!"王明明的舅舅在网络公司工作,这个故事,肯定是他舅舅说的。

同学们开始给王明明鼓掌,潘亮却依然沉默,好像在思索着什么。

前面的两个苹果讲完了,后面的两个苹果故事仍然精彩,一个是有个外国人偷吃了苹果的故事,还有一个是广场舞《小苹果》。讲第四个苹果故事的,是班里的文艺委员杨美美,她说她姥姥最喜欢的广场舞,就是这个"小苹果"了,杨美美边说边唱边跳,手舞足蹈的,逗得大家哈哈笑: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,怎么爱你都不嫌多……

"四个苹果的故事讲完了,同学们还有新的补充吗?"方老师望着大家。教室里静了下来,四个苹果故事个个精彩,谁还会讲出更好的故事来?

"我……让我来说第五个苹果好吗?"声音不高,说话的是潘亮。

"哦,你还有第五个苹果的故事?快说出来吧。"方老师用鼓励的眼光瞅着他。潘亮站了起来,他从书包里掏出一个红红的大苹果,表情严肃地说:"我要说一个人。这个人,喜欢吃苹果。其实,他的爸妈和奶奶也喜欢吃,可都会把最好最大的让给他。每天上学,奶奶都在他的书包里塞个苹果。五天前,他的奶奶生病住院,而他的爸妈忘了给他的书包里装苹果。这个人没有吃到苹果,很生气,回家后又吵又闹,竟然和父母吵了一架!"

啊,竟有这样的人!同学们开始小声议论起来。

"你们说这样的人可恨不可恨?"潘亮瞅着大家。

"可恨……"大家异口同声。

"可是,你们知道这个人是谁吗?"

"是谁呀?"

"这个人不是别人,就是我!"

什么?潘亮说的是他自己?

潘亮这时候抹了一下眼角的泪水:"我现在知道错了,放学后我就去医院照顾奶奶,我要亲自把这个苹果削好了给奶奶吃。这就是我讲的第五个苹果的故事……"后面的话已经被同学们的掌声淹没了。

承诺

我家的对门住着一位老爷爷。老爷爷有一个孙子、一个孙女,年龄不大,也就是三四岁。他们像老爷爷的眼珠子一样,非常招人喜爱。爷爷是一个老诗人,很会想象。他说孙子是我的左眼珠,孙女是我的右眼珠,一天看不见,如隔三秋。孙子孙女也是着实让人喜爱,他们聪明漂亮,活泼得像两只小鸟儿。

孙子对爷爷说:"我要天上飞的老鹰!"爷爷想了想说:"行,我给你!"就给他用纸糊了个风筝。孙女缠着爷爷说:"我要一座高高的大楼!"爷爷想了想说:"行,我给你!"爷爷脑瓜一转,就给她买了一盒有门有窗的积木。

什么事也难不倒爷爷。你要孙悟空的金箍棒,他给你变出来一个擀面杖;你要宝葫芦,他给你拿来两个盛水的葫芦瓢;你要星星,他就在纸上给你画;你说要吃月亮,他就给你递来了一根香蕉……

当然,爷爷并不是一味地宠着自己的"眼珠"。爷爷教他们学文化,教他们写字、背诗。爷爷让孙子把掉在桌子上的饭粒拾起来,孙子瞅瞅爷爷,拾起来塞进了嘴里。爷爷让孙女把自己的脏手绢洗干净,孙女虽然不太情愿,但还是拿起脸盆用两只小手轻轻地给手绢抹肥皂。

但是有一天,爷爷开始犯难"闹眼睛"了,是他的左眼珠和右眼珠给闹的,那是两个孩子在看电视时,看见了《动物世界》里的一只大老虎。两个孩子就对爷爷说:"您给我们买只大老虎嘛,你给我们买只大老虎嘛!"两个孩子又哭又闹。那天也许是爷爷晚上多喝了点酒,不知怎么,爷爷竟答应了孩子们的要求。

答应之后,爷爷愁得睡不着觉。他到哪儿去买老虎呀。两个"眼珠"明确地提出,必须要一个"活着的",能吃东西的,会喘气的老虎。而不是那种以往的玩具狗、玩具虎之类的东西。孩子的爸爸和妈妈见爷爷对此事如此认真,就劝老人说,对小孩子的话何必当真?糊弄糊弄他们,告诉他们爷爷是说着玩的,他们再闹就揍他们!

可是爷爷却一本正经地说:"使不得,使不得,说出来的话怎么也得承诺呀!"

"承诺?"到哪儿去买老虎?孩子的爸爸妈妈嘴上不说,心里却在笑。

第二天下午,爷爷从外面带着一只小筐回家,他高兴地叫着孙子和孙女:"快来看呀,爷爷把老虎买来了。你们快看,这是不是会喘气的、会叫唤的、会吃东西的!"

全家人都看见了,爷爷带到家里的是一只漂亮的小花猫。

两个孩子别提多高兴了。

本版题图 张宇尘

文艺周刊

第二八九〇期

36 说的要义,是让人家愿意听

天生是配角

律师文化纵横谈

杨仲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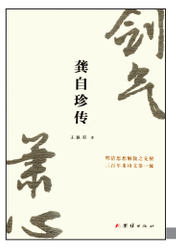
作家出版社

律师不仅要苦练口齿,同时也要练就即兴演讲、口头作文的能力。律师说得好,在于基本功,在于应变能力,在于综合才华,更重要的还是要看律师说话都说出了什么。内容为王,有没有见地,是不是抓住了法律问题的要害,说出了真知灼见。面临不同的对手或者身边不同的服务对象,面对自己合作伙伴,律师说话的方式肯定是不一样的。知识分子、一般劳动者、甚至犯罪嫌疑人,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接受方式。试想,每个成年人面对孩子是不是要变化说话的语气和方式,否则的话就没有办法说下去,孩子听不懂,太严厉不柔和的话,孩子听了就哭了。为了让孩子接受,大人有可能要蹲下来,这样就和孩子一样高了,孩子就会愿意把交流进行下去。

场合不一样,说话的方式也会随之改变,到什么山唱什么歌,这个说法也有一定道理。律师在法庭开庭的时候,可能就要更正式一点儿,正襟危坐,律师开庭要穿上律师袍,人就显得不一样了,说话要用法言法语,否则就是欠缺职业仪态。律师在法庭上说话,多少要有那么一丁点儿程式化。就像一个演员的表演,就是再放松再生活化,也一定会有一点儿表演范儿。律师在法庭上发言还要控制好语速,便于书记员记录,虽然律师发言不能完全为了记录,但至少要做到兼顾。而如果是到审判员的办公室进行交流,就应该相对随便一点儿,在朋友间一样的和风细雨中进行,交流工作就能顺利得多。如果在法官的办公室里或者在进行调解的时候也拿着那种"律师范儿",效果一定不好。法庭的大小都会决定说话的方式,在有众多人旁听的大法庭和没有人旁听的小法庭,律师都应该注意不同的说话方式,说话是为了交流,不是表演更不是对抗。而到客户或者有关部门进行汇报,和外商谈判,到田间地头马路边进行义务法律咨询,到大学里讲课,场合不一样,律师说话的方式都会随之改变。说话的时间也要有分寸,见机行事,见景生情,比如刚开庭的时候和临近下班审判员快要吃饭的时候,发言的节制与放松,张弛的维度,必须要掌握好。他等着要去吃饭,你非得说个没完,相看两生厌,谁也不讨好。而刚刚开庭的时候时间充足,就该利用好充分一点儿进行表达。

律师能说,说的是法律,也是人情。有的人说话有见地,但方式不够亲和。有的人说话很巧,但失于空泛,有的人能言善辩,但过于快人快语,就树敌一片。能说,说明知识渊博而研究翔实,能说会道,也可能稍显轻浮。如果说听的真谛,是让人家说,那么,说的要义,一定是让人家愿意听。如果人家再慷慨一点儿,采纳了你的建议,那真是谢天谢地。

68 千夫之议无不靡



龚自珍传

王振羽 著

团结出版社

何元锡评论道:"这种诙谐正是铠甲,以下六句'戮心'之词,连珠弩箭,激射而出,贯于一的。真是绝妙好文。"钮树玉摇头叹道:"无此'六心'还不是不忠不孝、不仁不义、是非不分、无肝无肺的酒囊饭袋、行尸走肉?朝野如此,岂是社稷之福?"自珍听着朋友们的议论,只是微笑,并不开口,至此才说:"这才正符合高居九重的圣天子的心思呢!"

语惊四座,众人哑口无言。良久,李锐才说:"瑟人慎言。今日座上诸位都是挚友,剖心沥胆,原也无妨。易地易人,望千万不要说这种激愤之言。"

自珍笑道:"小弟这话,并非无稽之谈,原可稽诸高宗实录。乾隆皇帝曾经明明白白地对臣下说:'朕以本朝纲纪整肃,无名臣,亦无奸臣。何哉?乾纲在上,不致有名臣、奸臣,亦乃社稷之福尔。'这既无名臣也无奸臣,还不都是些不好不坏亦好亦坏的庸碌之辈?皇帝喜欢的是这种奴才,才能卓荦之士岂能不被'戮其心'?"大家又是一阵沉默。王昙悠悠叹了一口气,说道:"诸位都知杭大宗杭世骏吧?当年以翰林被荐为御史,照例要进行殿试,只说了一句'朝廷用人,宜泯满汉之见',就惹得乾隆皇帝龙颜大怒,下旨交刑部严议。部议当死。多亏侍郎观保奏曰'是狂生,当其为诸生时,就喜放言高论',皇上才降恩赦免死罪,罢职归里。'仗马一鸣,立断草料'啊!"

何元锡接口道:"岂止立断草料?性命堪虞啊!乙酉岁,高宗皇帝南巡,杭世骏奉旨迎驾。皇上问他:'汝何以为活?'对曰'开旧货摊'。皇上又问'何谓开旧货摊',世骏说:'买破铜烂铁,陈于地上卖之。'皇上大笑,御笔亲书'买卖破铜烂铁'六字赐给他。后来乾隆皇帝第四次南巡,见迎驾人员的名单上还有杭世骏的名字,就对左右大臣说,杭世骏还没有死吗?当天晚上世骏回到家里就不明不白地死了。"大家听得又是一阵沉默。自珍终于打破沉默:"这就是'无八百年不夷之天下'的道理啊!'一祖之法无不敝,千夫之议无不靡,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,孰若自改革?''穷则变,变则通,通则久',《易经》之言,千载哲理啊!"自珍声若铜钟,越说越激昂。众人看时正是《乙丙之际著议》第七篇的内容。

王昙在上海道台衙门勉强住了一日,执意要走。他临别挥泪对自珍说:"人之将死,其言也善;鸟之将死,其鸣也哀。我自忖将不久于人世。大丈夫生有何欢,死有何惧?老马识途,望贤弟以杭大宗为鉴,更不要重蹈愚兄覆辙。"

23 大师兄成玉坤没了

警卫

晓重 著

作家出版社

郭玉昕自从看到高克己发来的视频,像是吃了老鼠药的耗子满屋子乱窜,一会儿翻翻博古架上的线装书籍,一会儿盘盘桌子上的核桃,一会儿又拿起手机想拨电话,但又不知道拨给谁。最后,他从抽屉里翻出个烟斗,再搜罗出一包不知道哪年的烟丝,装填完毕点燃后"丝丝"地嘬了起来。其实,他已经戒烟很多年了,但现在他必须要找个什么东西稳定一下心神。烟雾缓缓地在屋中飘荡,他完全沉浸在那天晚上的回忆中,他尝试着把记忆的各个环节放大,但如何拼接总是缺少关键一环,那就是在他接到命令后,跟随师傅姚个奇连夜驱车前往出事地点。他见师傅始终阴沉着脸、紧闭着嘴,便一直没敢张口询问,直到他挨着姚个奇坐下,才听到师傅吐出一句话:"K223次列车行进到镇原和溪东间发生爆炸,人员伤亡不明。"听到这个消息,他不由得脱口而出:"您不是才从那车上下来吗?怎么刚离开车上就响了呢?"姚个奇看了他一眼,没有吱声,摩挲了半天才从口袋里掏出香烟,郭玉昕急忙拿出打火机给师傅点上。就在这个时候,姚个奇的手机响了,接通后他突然失声叫道:"什么?"紧跟着,夹着烟卷的手颤抖了一下,香烟伴随着烟灰全掉落到地上。这个举动让郭玉昕心里一颤,自他跟随师傅以来,这么失态的情形还是第一次见到。难道还有比列车上发生爆炸,更让人惊悚的消息吗?姚个奇丝毫没有理会香烟的坠落,继续冲着电话里追问:"能确定吗?"当听到话筒另一端确切的答复,他的手慢慢地从耳畔滑落下来,手机也丢在了地上……

想到这,郭玉昕清楚地记得,姚个奇看着自己的眼睛,从嘴里艰难地吐出来一句话:"玉坤……没了。"郭玉昕像是没听清,赶紧追问一句:"您说谁没了?"姚个奇再次的回答让郭玉昕听清了,是大师兄成玉坤没了。他晃了晃脑袋说:"师傅,您别是听错了吧,我昨天还和玉坤见面呢,他说转天可能有任务也要出差,说是上K223次。"此言一出,他自己都愣住了,成玉坤就在这列列车上。他稳了稳心神问道:"这是真的?"姚个奇点点头:"虽然现场很狭窄,但幸亏高克己和李正弘赶过去了,他们俩一边一个把住门,才没让现场遭到更大破坏。"郭玉昕问:"那现场怎么样了?"姚个奇大声喊道:"现场什么样我怎么知道,咱们这不就是奔现场去吗!"他被师傅突然间的暴怒吓住了,没敢再问一句话。赶到现场后,他们看到训练有素的列车员和乘警组,还有高克己、李正弘、颜伯虎的便衣探组,已经在收拢人群、集中旅客,而车尾后的那节加挂车厢,也早已被警卫科的人封闭得严严实实。